我们现在还在讲听闻引导的轨理，包括运心和受行两方面。运心就是在心里每次都作意修显密两种等起。就显乘而言，需要发起广大意乐的菩提心，也就是为着利益一切父母有情，让他们远离苦因苦果，我要取证无上正觉的果位，为此我应当修学大圆满前行的法。修密乘的等起就是要建立清净观，了解到这一切本来是佛，是圆满正等觉的自性，没有杂染的法，因此要观想五种圆满来谛听法。这两部分都做好了以后，再做的是行为方面的引导。

第二受行亦分为二：所断之受行；所取之受行。

初中又分器之三过、六垢及五不取。

闻法时要受持的行为叫做受行。就是我现在真心想受持这样的善妙行为，在断的方面都要励力地断除，在取的方面都要积极地争取。已经有了想受持这种行为的心以后，才进入到受行的修法里面。

在所断方面，又要断除器的三过、六垢和五不取。我们的心好比是一个容器，如果这个容器存在过失，那无论听闻多少法，都会造成很大过患。有时是常年得不到法益，有时正法反而变成非法，有时是非常低效等等，这都是由于我们的器有问题。所以在受法以前，必须先明确自己内在有哪些不良因素，会造成我学法过程中出现过患，认识了以后要一一遣除，这样我们才能学一段法有一段的利益。

**初器之三过者，如云：“耳不属如口覆过，意不持如破漏过，杂烦恼如有毒过。”共为三种。**

器的三过，就像颂中所说：耳朵不系属于说法的音声，就像覆口器的过；心不持住法，如同漏器的过；心相续中杂有烦恼，如同有毒的过。

就好比一个容器，如果口不对着倾注的甘露，就不会有一点存留；如果器底有破漏，即使倾注再多，也不会存一点；如果器壁有杂染，即使倒进胜妙的甘露，也会被毒化，变成毒液。所以，为了如理如质地领受胜妙的甘露，需要远离这三种过失。

这分别对应学者闻法时的三种过。以下一一解释。

**初者，于闻法时，自身耳识需不驰散余处，谛听说法者之声。若不如是听闻，则如于覆口器上倾注甘露（原文作汁液或精华），其身虽预法席，然于法之一字，自亦不闻也。**

首先远离覆器过，是指闻法时自己的耳识需要不驰散在其他地方，一心谛听说法者的音声。也就是要使得说法的音声一句一句通过耳根入到心里，因此，要求一心缘着说法师的声音，这好比容器的口对着倾降的甘露。如果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那无论说多少，一点都入不到心里。因此，闻法之时要放下万缘，一心谛听法音。这时不允许口里说绮语、东张西望，看别的书或者缘别的声音，这种闻法是没有意义的。

**二者如是于所闻法，虽自许为闻法解义，然心实未受取。如于破器，纵注甘露终无存留，其法纵闻几许，犹不知置于自身修持。**

其次要了解什么是漏器的过失。一般人都以为，我听完了很明白，其实心里没有取得法义。这种状况很难检查，他都认为我懂，我听了，没有发现自己的状态，这个就很难办。如果这个不能改变，会导致他一直听一直漏，什么也没得到。但是，人往往被慢心给障住了，实际并没有拿到法就放过去了，这样每一次他的心都是很放松、很无所谓的。看起来好像在听，也好像没有不懂的，实际根本没有领会到法义，心里没有有意地执取到这一次最关键的在哪里，我拿到没拿到？他不做检查，如果没拿到也不做弥补。

就今天末世的情况来看，很多人心力非常差，而且对自我评价过高，这两方面结合起来，导致多年闻法一直处在自欺的状态中。譬如说讲了广大意乐的发心到底怎么做，听的时候好像没有不懂的，但实际一问起来根本就不清楚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就是他以为我听到了声音，大概每一句话也懂了，就以为是持到了法义，实际并没有持到。他的问题就两点：一是慧力不够，不能很明晰地取到法义；其次就是自我评价过高，以为自己懂了，结果每一次听完就放过去了，但是多年以后，对于基本的法义都没有吃到。

譬如对于《前行》，很多人以为我老早就学过了，但是一问到什么叫等起？不清楚。广大意乐菩提心怎么发？不清楚。或者更细致地问：菩提心到底怎么引起呢？它的缘起如何呢？他也不清楚悲的一分在哪里引起，智的一分在哪里引起。或者悲的一分要怎样修知母、念恩、报恩，以及想把诸母有情安置在佛果等等，这些心里都没有。或者三殊胜，它的必要性何在？为什么一开始要用发心来摄持？什么叫正行无缘殊胜？上中下三种的要求如何？我应该怎么做？后面回向印持又是怎么做？对于这些他都没有取到。

往后一级级走下去，每一段法义都有它的中心要点。你没有全部取到，也应该取到其中的要义。当取到的时候，心里会非常明确：今天讲了什么，应该怎么操作，它的要点在哪里，怎么在心上修等等。对这些首先心里必须很清楚，之后才能转入修行。如果听完了以后，根本就没有受取到，就只是落于一种自欺的状态，完全是表面化的东西。他以为的“听到了”，只是说我是一个汉族人，汉语没有一个字听不懂，但过后可能只记得讲的一点笑话，至于法义什么也没得到，这种叫漏器之过。

当今时代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下课以后一追问就不知道讲什么了，这当然是典型的漏器之过。不但是漏，而且漏得光光的。如果能够有一点复习、研讨、思维等，就会好一些，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弥补。现在发现，这个时代失念的毛病很重，无法记持，所以，这在三个问题里算是最严重的一个。一般都是听完就忘，这跟过去时代完全不同。过去没有什么录音设备，甚至连书都没有，但人们反而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时代科技很发达，书是送到手上的，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，而且录音设备非常好，每个人都有，但往往是录了一大堆，过后基本不听，而且心里根本记不到法义。

因此，现在必须尽管采取弥补措施，不要学得很杂很乱，而是每一次听的时候至少要抓住几个要点，所有的记不住的话，起码要记住它最关键的几点。譬如我学一个密乘广大方便的等起，那就要知道该怎么观。把握一点，就是实相里没有这些不清净的法，一切都是佛。之后就观成法师是佛，眷属是佛，住处是净土，时间是常相续轮，法是了义的大乘法。对这五点心里要清楚，而且要懂得操作，这样才叫持住了法。听的时候觉得蛮好，听完了以后觉得很热闹，但心里什么也不知道，那这个法就全部漏光了。长此以往，即使学了很多年，可能连基本的法理也没有持在心中。

所以这里就讲到，法哪怕听得再多，下至于其中一分，也不知道怎么放在相续上修心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他没有去持住这个法。一是不知道法都是开示修心的教授，法教你修心的地方在哪里；其次就是没有起一个欲乐，我闻了以后就要受持这个法，去实修这个法。这就导致学法跟自己的相续完全脱节，根本没有一点一点刻在心里，也没有在自己心上按照法来运行。这是导致长年学法不知如何修持的原因所在。

**三者于闻法时，自仍欲求尊显名闻等，此以有过之运心而听；或与贪嗔痴三等，五毒妄念相杂而听，则不但其心不得法益，其法亦复转成非法。如于有毒之器，注以胜妙甘露也。**

所谓毒器的过，就好比容器里有毒，虽然倾注了胜妙的甘露，但由于和毒相混的缘故，也变成了毒药。同样，我们心相续的容器如果等起有问题，自己虽然是闻法，还是想以此来求得名闻利养、别人的恭敬等等，以这样求现世名利的心来闻法，就使得法成了实现名利的工具。

等起决定了心的缘起，如果你的心只是求名利，那就不可能以闻法而得到更多的功德，甚至变成非法。因为一切都在于心，你心里只想求名利，难道会变得非常高尚吗？一闻法就能实现殊胜的利益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第一就是要调整等起，每次都要以非常清净的意乐来闻法。

最近我多次引导大家，在闻法之前如何发一个清净的大乘心，我们要用非常清净、纯正的动机来闻法。因此在闻法以前，要修广大意乐菩提心的发心。也就是为了利益周遍虚空界的一切有情，我要求佛果；为了求佛果，我要修学佛果之因——殊胜的圣道。以这样的心来受持法，就是清净的等起。如果心想：我现在通过闻这部法，将来可以得到很多名誉，可以给别人传法，能收很多供养、受人恭敬等等，那就是求世间名利的心。它就是心上的毒素，因为在根上有了毒，所以无论闻多少法，全部会变成毒素。以后你就会利用这些法来谋取世间的名利，那就成了一个法贩子了。

其次，闻法的时候，心态要非常清净，不能杂有贪嗔。如果在闻法前或闻法中起了贪心，马上就有障蔽了，不能受取到清净的法。即使听了，由于内心染污的缘故，也是受持不住的。如果起了嗔恚，那就更是一句法也听不进。或者生了高慢之心，也同样没办法受取清净的法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心里如果混有五毒烦恼的妄念，就受取不到清净的法益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心是根本，心一旦被污染了，就没办法受取到法益。所以在闻法的过程中，一定要保持等起的清净和心态清净，这样来避免毒器之过。

**是故如印度荡巴桑结亦云：“闻法之时，需如野兽乍闻声；思惟之时，需如熟手剪羊毛；修习之时，需如愚夫尝美味；修行之时，需如饥牛食野草；得果之时，需如杲日出层云。”**

闻法的时候要像野兽乍闻声一样。野兽特别喜欢琵琶声，它一听到的时候，心马上盯在上面，全神贯注、心无旁骛地谛听。

思维时就像熟手剪羊毛。生手剪的有高有低、有多有少，剪得不整齐，而熟手剪得又快又平，一层一层清清楚楚。这是比喻我们思维的时候要条理清晰，一层一层都要理得非常明了、非常断定，也就是对于整个法义都梳理得清清楚，这样就容易得定解。

修习的时候要像愚夫尝美味，有一个如痴如醉的状态，一心沉浸在里面，其他都不晓得，或者像酒鬼品酒一样。他对修法非常有意乐，在练习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品味着法的味道。

修行的时候要像饥牛迫不及待地吃野草那样，不要等到后面，当修的时候马上起实行而修持。

得果的时候要像杲日出层云，也就是各种烦恼、执著虚妄的相都消失了，自心的光明真正透出来了。

我们把握这几个要点，就会真正入于一心闻思修的行者的行列。

**于闻法时，如彼野兽爱著琵琶之声，猎者从旁刺以毒箭亦不觉知，怡然而听。故当身毛悉竖，目泪满盈，叉手合掌，无异分别，相续谛听。若夫其身虽预法席，然心驰逐分别外境，开绮语库，口眼散乱，虽闻无益。故于此际，当息讽诵，及数珠等诸善加行之相而谛听法。**

闻法的时候，就像野兽爱著琵琶的声音，即使猎人从旁边用毒箭刺它，它都不晓得，一心欢喜地听法。就像音乐迷爱著音乐那样，完全陶醉在里面，而且听得不亦乐乎，有特别大的欢喜心。所以，我们闻法时一定要发起真实意乐，应当身上的毛都竖起来，眼眶里充满泪水，双手合掌，没有其他分别，就这样一直都是在一心不乱地谛听。如果身体虽然待在讲法的场所，但是心已经跑到外面分别各种外境，甚至口里开绮语库，口眼都在散乱中，那虽然闻法也没有利益。

人最关键的是心，我们要一心坚住在受法的状态，认为法是无比重要的，对它有种十分恭敬的心。这样的话，心就直接住在虔诚的状态里，双手合掌，一心谛听，保持高度的诚敬，这些自然而然会起来。这时候当然不肯处在懈慢法的状态里，或者无所谓地掐着念珠散乱，或者跟旁边的人说一些世间杂语等等。这些杂乱的行为他是决不会去干的，就是因为他对于法有恭敬。所以这里说，闻法的时候，我们连口中诵咒、念经以及掐数珠等等各种善加行的状况，都要放下，为的就是一心缘取法义，使每字每句都入在心里。

我们要把圣教看成无上的如意宝，在这件事上要非常珍重，不能夹杂一点散乱、轻浮、骄慢等等的状态。就像《贤愚经》里所说：世尊因地请法的时候极度恭敬，一心住在法上谛听。又如佛说法时都是首先提醒弟子“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”，就是要住在专一闻法的心态里，因为这在缘起上十分重要。如果我们能这样远离器的三过，一心正住，以无比希求的心来受取胜妙法的甘露，那我们一定能得到极其殊胜的利益。每听一次法，法都能真实流入心中，这都是由于我们的心高度诚敬的缘故。

**如是闻已，又当于彼所说之义，意持不忘，恒起修持。如大牟尼尊亦云：“我为汝说解脱法，当知解脱视汝行。”师为弟子解说引导，所谓闻法之相，修行之相，除罪之相，修善之相，修持之相等，即是教导。弟子亦当于师所说，恒持不忘，修持作证。若不持于心，虽容略有闻法利益，然于法之辞义略无所知，与未闻法无有差别。**

听了法师讲授的修心法轨以后，一定要把所讲的意义记在心里，恒时按照所指示的法义发起修持。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说：我给你解说了解脱的法道，要知道解脱全看你怎么做。上师的任务就是给弟子解说引导，包括闻法的轨理、修行的轨理、除罪的轨理、修善的轨理、修持的轨理等等，这就是教导方面的事。弟子应当对于上师所说的法轨恒时记在心里，不忘记修持，而且要把上师所说到的法道一一在心上实证到，这是最关键的。

如果不能够意持所传的法道，虽然可能稍微有些闻法利益，但是由于你对法的义理一点也不了解，就会导致跟没闻法没有差别。像很多人多年闻法，却发现他的心相续跟没闻法的人比起来，并没有更高尚之处。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没看到他有更大的处理能力，或者表现出更多的理智、贤善、心力等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一向以来只是处在一种简单闻法的状态，以为只要来听就好，听了就完成任务。但如果闻法不能动心，学法不能转心，长此以往，也就成了一个简单的例行公事。

很多人学法就像听论坛一样，觉得不必要修心，只需要猎取一些知识，或者变成了一种娱乐消遣，当然无论学多少，心里也记不住一点修心的轨则。对于每一次所传的法都没有记在心里，连一个“我要受持这部法”的心都没有，更何况听法以后心里非常尊重它，把它当成妙药，之后励力地在自心上求证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这就导致从最低一层到最高一层之间的法都听过，但是在表现上跟没闻法的人没有差别，甚至还要恶劣。这就是佛法没有真正意持在心，恒时修持作证的缘故。

**又虽意持而杂烦恼，则不能真实行法。**

要做一个真正的法道行者，发心必须非常清净、纯洁，在任何时处都是为着法道而闻法、学法，特别敬重法和法师，敬重从诸佛传来的教授。以这样无比尊重的心把法印持在心里，而且励力发起修持，这样才会在法上得到进益。在这期间，他唯一以法为求，就像《贤愚经》里世尊因地求法那样，不去看法师的过失，不对法起邪分别，也不在听法过程中生起骄慢、诽谤或者各种不清净的观想。认为诸佛的法道哪怕用生命来换都值得，一心专注在法上行持，不夹杂烦恼，这样就能够成就无上佛道。

相反来说，虽然你很聪明，能够记得很多，或者持在心里，有辩才，但这些并不是根本。如果你心中杂有贪嗔骄慢等的烦恼，那就不能真实行法，再多的法到你心里最多成为知识，甚至你只是个贩卖佛法者、借佛法炫耀自身者。这样一点没有佛法的味道，反而成了堕恶趣的因。

所以，在闻法的过程中，心里绝对不能有毒器之过，不然无比胜妙的佛法甘露一入到你心里就成了毒药。并不是法是毒药，而是由于你的心是毒，所以吃什么都成毒。有些人的心像蛇一样邪恶狠毒，结果学法以后就发生非常大的问题。前面一再说了，无论你学什么法，只要你的心是坏的，所作就是坏的，不可能耳朵里听了几句法音，就能改变你恶毒心的性质。除非闻法以后励力改过，否则就像晋美朗巴尊者所说的：善恶唯一按照内心的差别来定，而不是按照外在影像的大小来定的，也不是以你听了什么、外面做了什么、显示了什么来定的。所以在因果的判定上唯一看你的心。

从过去历史上都能看到，一个很不起眼的人最终得了成就，就因为他的心是贤善的、纯正的。另一个人暂时看起来风光显赫，结果却堕入地狱，什么原因？就因为他的心邪恶不正。就像往昔善星比丘在佛前侍奉了几十年，他非常聪明，讲得来很多大经，但却招致堕落饿鬼的果报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的心不清净，无论世尊传什么法，他都感觉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样的话，就不可能真实行法，反而学再多的法、听再多的法，都转成增长他的骄慢、炽盛他邪分别的因素。提婆达多也是一例。诸如此类，特别值得我们警惕。

尤其是现在的知识分子，学的法越多就越傲慢。一开始懂的比较少的时候，还有一种虔敬，有对于法和法师的恭敬、感恩、谦下。后来到了大一点的道场，接触高一点的上师，学了不少法以后，连最起码的恭敬心都没有了，这就非常危险。

**如无等塔波师云：“若不如法行法，则法反成堕落恶趣之因。”即，上于上师正法起邪分别，中于同学詈辱，骄慢轻蔑等，具足不善分别者，则法反成恶趣之因。故当断除诸烦恼等。**

无等塔波仁波切一再强调：如果你不如法行法，法反而成堕落恶趣的因。

这里法反而成为堕落恶趣之因，主要有三个因素：上，对于上师和正法起各种邪分别，比如以为上师没有功德，正法有错谬，或者起各种非理分别，或者看法和上师的过失等等；中，是对于同学讥毁、侮辱、骄慢、轻蔑等；有各种不善的分别。这样在讲法的场所，就会缘殊胜的对境造下很多罪业，所以叫“法反成恶趣之因”。所以在闻法的时候，要励力断除詈辱、骄慢、轻蔑等的烦恼。

要制止烦恼，一开始就要防护自心，不起邪分别，这样前面所说的清净观就十分重要。关键要点是，把上师和眷属观成佛，以观佛的缘故，唯一住在只念功德、不思过失的最好缘起上，这样最能得到法的利益。所以，前面的清净观是十分重要的。

思考题

对于器之三过，一一反省自心是否具有，如果有，思维其过患和原因，并如理遣除。